



讀史亭文集

讀史亭文集目錄

卷一

賦

盆魚賦

悔賦

蚊賦

黃梅賦

議

粵西鹽政議

征永寧莫賦議

七星巖賦

任運賦

醒迷賦

短松賦

水西條議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狀

論永寧賊情設堡官事宜狀

論永寧賊情州官領兵事宜狀

征古田事宜狀
論永寧事宜狀

卷二

序一

汝宛課士錄序
楚騷箋註序

嶺南公餘集序
白雲山文集序

擬山園文集序
吳次尾甲乙詩序

劉杜三詩集序
袁崇嵐文集序

漢陽守傅夢築詩序
王藉茅詩序

馬頎公詩序
路也詩集序

林君苗詩序
丁赤霞詩序

李淑元詩序
吳惟初詩稿序

太原張瑞儀孝廉文集序

朱允升文集序
聶易真先生遺稿序

寒谷詩序
楊將軍詩序

張禹木雪案序

卷三

序二

李孝源詩序
湖南趙使者詩序

攸令涼州朱漢城詩序

黃抑公詩序

胡德輝先生詩序

謝子貞文集序

梁孝廉見賓詩序

陶石章詩序

李磐石詩序

馬君輝集序

鄒恭甫遺文序

楊職方詩序

袁氏族譜序

家譜序

讀史外篇自序

續讀史外篇序

自序

滇黔草自序

南遊文集自序

明史斷略自序

卷四

序三

賀汝南分守戴巖犖撫軍薦序

戴巖犖分守擢廣西右轄序

送戴巖犖入桂林序

送戴巖犖侍郎奉 召歸朝序

新野令汪崑木擢西曹主政序

麻參將守禦鄧州序 衡山趙令保障序

楊參戎二府篆鄧序 楊公篆鄧序

送李道士歸衡山序 破門僧詩序

卷五

序四

宛理任公太翁榮封文林郎太母方晉太孺人賀

序

送韓燕貽之官瓊州序

賀粵西制府序

其二

賀線伯再鎮廣西晉爵將軍序

送西粵胡方伯開府南贛序

代粵撫送胡德輝晉南贛開府序

送楚觀察陳自修序 余聞宇初度序

樓太公八十序

卷六

序五

鄧人祝樓太翁八十序

張奎菴初度序

郭太守初度十三城公祝序

麻將軍初度序

高鄧州初度序

州守陳頑龍初度序

前題

壽鄧守馮公初度序

張將軍初度序

分守汝南樓公初度序

亢撫軍初度序

卷七

序六

長沙誌序

攸縣誌序

靖州誌序

武岡誌序

新寧誌序

平越府誌序

旋吉歷試草序

龍雲師敬益堂序

雲南考卷序

黔考卷序

桃花洲社序

湖廣考卷序

庶草自序

送襄陽劉然長序

劉母八十序

傅母節孝錄序

廖母內則序

衛母貞節序

卷八

記上

再遊衡山記

湘行記

遊飛來峰記

齊山記

杏花村記

湘山寺記

遊九仙觀記

遊慶祥寺記

叔度園小記

東郭看桃花記

大水記

獅洞記

鳳凰山記

遊巾紫峰小記

柳東桂陽小記

桂陽西石洞記

沅撫軍古柏記

卷九

記中

遊浯溪記

飛雲洞記

桂陽山行記

桂陽遊記

遊嶽麓記

飛山記

遊白蓮山記

遊蘇仙山記

半山亭記

神崗至南源羅塘記

桂林山記

陽朔縣觀龍舟記

粵俗記

水西記

遊天台山記

又記

卷十

記下

長沙至寶慶日記

寶慶至沅州日記

自沅抵貴日記

貴州至雲南界日記

一字孔至滇南日記

出滇日記

自貴至鎮遠日記

鎮遠州至沅日記

卷十一

碑記上

鄧州重修文廟碑記

鄧州魁樓碑記

重修寶慶學記

永興學碑記

重修祁陽文廟記

重修黃平學宮碑記

重修石鼓書院碑記

衡山重建景行書院碑

嶽麓書院碑記

陽曲縣狄梁公譜系祀田碑記

三堡碑記

重修夏禹王廟碑記

卧龍岡諸葛忠武侯祠碑記

卷十二

碑記下

貴池迴瀾閣重建關帝祠記

鄧城東門內重修關帝祠碑記

耒陽杜子美祠堂記 雲南右藩公署碑記

偏沅撫軍題名碑記 鼎建黃平州治碑記

重修雙清閣碑記 鄧城南郭重修文達橋記

重修永濟橋碑記 盤江橋碑

關嶺漢將軍廟碑 三星橋碑記

錦雞泉柏亭記 重修馬神廟碑記

重修慶祥寺記 順陽重修仙陀寺碑記

鄧州南寺鐘鼓樓碑記

羸提寺碑

衡府北郭香水菴佛閣碑

麻將軍英武防鄧碑記

汝南戴大叅之官粵西右轄碑記

卷十三

傳上

陳御史傳

黃靖南傳

左將軍傳

井丁二君合傳

王茂才之章傳

李三翁傳

田貴妃列傳

吳中丞張夫人傳

祖與祖妣合傳

舅氏王公述塘先生傳

王遊擊及妻李氏殉難傳

孫令妻妾雙烈傳

胞兄萬里傳

卷十四

傳下

吳義士傳

丁二字先生傳

張豪士傳

歐陽南芳先生傳

陳茂才傳

張孝廉傳

王孝廉傳

徐將軍傳

張將軍傳

頑龍先生傳

俠女傳

道人李皓白傳

破門僧傳

卷十五

紀略

流寇紀略

賊屠鄧紀事

先節母暨長女殉難紀略

王孺人紀略

仕楚紀略

孫渠歸順紀略

徐將軍遺事紀

邵兵紀事

說

白蓮說

海圖說

獐說

左氏先見說

卷十六

論

春秋十二公

隱

桓

莊

閔

僖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哀

五霸

秦穆公

齊桓公

宋襄公

晉文公

楚莊王

史評上

子房

戚姬

司馬相如傳

平赤眉

馬融

陳蕃

朱震胡騰

岑暉

誅中官

荀文若

街亭敗

三國

借荊州

劉備

卷十七

史評下

魏晉

南北朝

鄧艾

二陸

潘岳

西晉

桓溫

淝水

庾亮

殷浩

劉裕

江南十勝

唐代宗

李泌

出幸

穆宗

裴度

五代

郭重韜

宋太宗

西夏

安石

徽欽

賈似道

文信國

元論

許衡

左帥

何督師

卷十八

讀

讀留侯世家

讀陳涉世家

陳丞相世家

周絳侯世家

管晏世家

題跋

書李鑑湖藏孟津先生墨蹟後

書夏人淑詩後

破門書懷素帖跋

破門臨十七帖跋

趙興寧詩跋

書蜀人戴廷對詩後

又

書盤江墨刻後

贊

灘江軍庾贊

芝舫贊

雜記

記遊清涼寺

記衡嶽僧麗中

陳時夏出遺詩記

海棠記飲

記石橋

記馬領若談方竹

漢上寄譚擬陶記四首

記與慧思飲

記獵

漳水記

石虎記

木芙蓉記

種竹小記

盆魚小記

曹疑塚記

石船記異

記鄧道人事

蓋封之

張一菴閫戎

呂補菴

李官說送林惠軒

夏鳳池

鄭尚清

魯大儒

書袁一倩扇

呂貞一二則

李磐石

想園

獨秀山

胡君名

石荆山

史質輔

丘安寧

張青弁

回鴈說祝李東園

疏

再起接引佛疏

新堤真武殿疏

巴河修地藏閣疏

卷十九

啓

候楚督李公啓

候楚撫張公啓

候湖南按院周公啓

賀李總督生子啓

復線伯小啓

與黃鷗濬方伯小啓

與中州朱學臺小啓

與孫理刑小啓

賀黃布政陞太常啓

迎柯提督小啓

迎雲撫袁公啓

迎雲撫啓

冬至上總督啓

尺牘上

與黃學使彤沐

與王太保覺斯

與黃仲霖督學

又

與王念尼督學

與周元亮

又

與吳天目

與衡州道張宜男

與李保菴

與然石

與吳若谷師

與提學李素心

與戴巖犖

又

又

與庚生

與劉輿父

與荆門鄭總鎮

與澤州馬孝廉

與汪翰林煉南

與寶慶李總鎮

回黃公卜

與趙韞退

又

與趙糧儲

復鄖陽趙僉事

卷二十

尺牘下

回柳州道黃公卜

復劉侍郎湛瞻

與楚劉方伯

與胡德輝

與姚亦若

與荊州副使王林州

與駿聞

與貴州巡道陳頑龍

與雲督卞公

與粵東糧道趙霞湄

與侯筠菴

與黃抑公臬司

與史永寧

又

與陳子完遊擊

與馬參將

後卻聘書

與錢志騶同年

與楚錢都閩

與龔芝麓總憲

又

與浙江趙總制

復孫倩溪

與劉元初

與吉太丘

卷二十一

祭文上

祭李孝源文

祭危貢士伯起文

祭張太守文

祭丁隆吉孝廉文

祭羅總督文

祭許菊溪文

祭原任廣西巡撫李公文

祭明遠將軍兼國史院編修羅公文

滑潭王將軍太翁祭文

祭包太母文

祭陳將軍母文

祭楊筠伯太夫人文

卷二十二

祭文

下

啓兆告父合葬母文

祭母合葬文

墓誌銘

考隱君文宇公元配王太夫人合葬墓誌銘

梁孝廉墓誌銘

丁二字先生墓表

族姪來泰墓表

義僕黃紀墓誌

河東王將軍先人墓碑

行狀

胡翁阿思哈哈番行狀

補遺祭陳時夏秀才文

讀史亭文集目錄

終

讀史亭文集卷一

賦

盆魚賦 乙酉

李淑恒封君旅寓蕪陰種魚二甕約百十頭文采錯雜離陸然也六時中輒引客顧樂之予及張箕疇各有賦是公意也

若夫天網漉浙潭沲八裔靈淵蒼蔚滌瀉萬里激壑成浦區別作湖石瀨浮鏡蘭渚抽蒲揚鬢鼓鬣品異族殊則有春社潛出丙穴暗入火照北斗娼涎滌漑或食而不飲或飲而不食理五藏與十經首激昂而尾直枕則

有丁腸必去乙赤睚獨行厥冠戴石避風宜暑神異入
方朔之經文羽鵲音蠲憂披山海之帙林湖之鯽洞庭
之鮒金璽玉膾闔閭拋殘於吳江散班緘縹劉憑烹鮮
於石柱惟王叔之允稱厥德能升亦婢妾以奚辭其性
善下下叶元駒黃驩兗州謚乎神駿吸雲喫霧琴高因而
飛仙將夥够不可單究抑儵恍而不可盡之於語言爾
乃雕甍綺疏碧甃藍盃朱角傑僂以森布藻井懸蒂以
縈紆幡幡國老杖履生情轍轍階階顧盼堪娛則有京
兆上洛之界塞江廬阜之衝塗足履水伺夜火於抱朴
吞啖善變述異紀於桓冲揚燦而簷牙皆絳躍熒而玫
瑰初紅旣含丹以星耀亦凝紫而烟葩霜鱗弄影玉羽

流霞譬散文之雲錦徐菴靄乎朝華演漾蘊藻影動瑣

牕翕習容裔如指蓬壺而駿隼唳喁沈浮將佩絺纒以

輝煌飲濁灼之玉醴

濁音記爾雅井一有水一無水曰濁灼

餐蟻蠓以爲糧閭其

無人整神貌以自持顧而樂之紛夷猶以頡眙若乃玉

繩漏低金波露隕要眇微波喑嘒相引珊瑚出罽琥珀

灼枕左慈垂竿以潑刺瓠巴輟琴以潤淦如出濩水而

遊西海詹何技窮而任公之巧窘至如隆厦宴客烽鼓

喧闐烏程交瀉澗灑膏蘭靚粧細唾飛苧蹴蓮金鋪映

屋作繪照筵碑礫傳竿瑪瑙堆盤莫不踔蹕湛灤罔遊

汨旋乍傾是以耳語集顱骨而悟匏絃爛飛煽於墻幕

帶陰火之潛然又若靈曜滌澹纖羅離陸朝烟暮塵暮

靄熠煜呀呷斯媠判衍斯傾既躍湍戲瀨以旁魂亦崩
雲屑雨而砰訇颯沓矜顧而徽袿自憐遷延遲暮而鷗
鷺不驚所抱者固託宇以寧此何異蛾眉之殿昭陽而
錯國者之屹有長城醜類引伸實難覩縷蟠溪啓非熊
之佐舟躍盟津富春沉羊裘之星龍飛涓里帝胄取譬
於瑯琊而西昌亦乘便於頰尾豈微物之有關於興王
而知者不徒取夫樂水臨淵忽羨忘筌志喜江湖免煦
沫之勞升斗感波臣之起疏碧漪於方塘翫錦鱗於片
晷陋蹄涔之一甬非南溟之可徙原夫桃花拍浪題龍
門之額壯士復仇瘞虎丘之腸馮驩彈鋏以歸來惠施
臨濠而徜徉臭裊慌於呂政前席掩袖於龍陽白服

來豫且之困三銜登關西之堂水忌太清淵察不祥中
孚因而著卦薨鱗獻人是將月令之文薦寢曲阜之書
紀崇孝子睹枯而永慕逐臣葬腹而歎故國之難忘賢
人君子每鴻羅而歎夫網密窮奇饕餮輒天矯而鳴意
乎跳梁此則關政教之有得失而殊不盡人事之意量
惟夫茲之爲物也鯀鯀相續爰長子孫鯀鯀不已卯育
鮪鯢庸庸禺禺無茲山芒草之慮汕汕罩罩免星見澤
竭之患平聲對玉樹之青葱照芳蘭之歲蕤名王有道封
淫慝於京觀華林攸貯養天和於期頤忌厲生之橄欖
是惟遠之錫尚方之金緋其兆允宜

七星巖賦

有引

巖在桂林江東傍江而起突綴七峯適如星旗
石豁喝喝青削萬仞下有崙穴剝架崕广入而
探之窅然無際可十里許鑄劍造化中大有物
同燕山李梅谷晉江黃抑公晉陵張一菴往觀
性不耐強半脅出諸君嘲曰能為賦乎援筆而
就客酒未闌其詞曰

維灑江之清冽兮翔百粵之上游界五嶺而南通兮神
臯側立乎東洲蜿蜒扶輿盤礴而上薄夫鴻濛兮伊誰
奠芙蓉之根若兄弟後先而相遜讓兮為俯江而盤桓
伊彼造化瑰瑋鬱律離宮火鄉乃生奇僻神沕穆以愴
恍氣冷然而蕭瑟咫尺不見天地互默於是炬火烜明

蹶躡尺猶人遊地肺萬靈孳愁魚蟲亂響網罟亦稠黃
金四目雄虺九頭乃粉葩之懸榜見滇客之來遊菖蒲
百本蘭蕙一丘弓矢斧鉞象胥鞮鞻車輪渣呀幄帟迷
離鸞飄鳳泊攫拏虎螭旣雁鶩之翱翔胡橘柚之垂垂
乃若門開母子道闢經緯朝市祖社截業大起殿廡浚
廣重檐連屬五室三四步行彳亍夥頤沈沈明堂夏屋
容大局之七個嬪卿儲焉而如有未足左厥建章右陳
阿房駢剛赤緹熠熠煌煌千門萬戶相綢繆朱碧闌干
玉筮篔乍金薤以雷礮忽偃僂而若鈎高高下下逶迤
詰曲白盛夾牕聖然四隩霞駁組帳穿谿林麓浮屠睢
盱趺坐坡陀獅子褫離豎毛寢訛烏潭龍睡勦勦凌陰

雪積峨峨爾乃獸簾禽筍羅列絲莖陶甌旄簋黼鬲綢
疊或如六瑞在輯率王公侯伯子男而來臨或如六器
在御舉上下四方而就列猿鶴沙蟲相與飛上有犀羣
下貝璣齊諧志怪禹鼎著奸蛇鬪域來相率鈎連星隕
鷁退無待而然於是精罷力勸氣喘而汗天戶微裂石
罅洞半踉蹌而出白雲滿袖如魘初醒如夜初晝神魂
熒惑失其部伍府吏卒徒更僕再數問今世之何世吾
生平有目之所未睹客來報曰穆滿河神寶宮斯開傾
庾倒廩貨貝孔偕客又報曰太真燃犀采石江下方良
晝現或象或馬予曰足矣龍神出水半體則休馬肝不
食良此之由周禮垂訓天官餘財乃共玩好安能貪冒

於異物不知紀極而遺譏夫季倫之與靈寶為擊石作
歌曰翼軫分野兮界遐荒產此窈窕兮構洞房山川貧
瘠兮此中富有巉巖崆峒兮上映維斗取精弘多兮何
必玉府之藏將軍之庫予中道而旁軼兮誠惡夫貪得
者之顛躓而不能取有大力者負之而走願借山靈為
封洞口

悔賦

癸巳

彭子生四十有八年矣感身世之多艱悟盈虛
之至理早歲失怙曾廢王哀之詩強仕入官終
慚毛義之檄兼以烏飛故苑鹿走平原庾信抱
去國之悲哀江南者一賦鑿齒齋入秦之恨得

襄陽者半人烽火彌天灰遇昆明之劫豺狼滿
路象入巴蛇之陵既困頓以連年徒崎嶇而行
路文姬已老再畫蛾眉節度云亡空留燕子同
虞卿之棄印慚未著書羨內史之歸來聊成誓
墓坐念平昔把臂強半死生分途過黃公之故
墟惟有酒壚尚在經山陽之舊地無復笛聲再
聞短髮日見蕭疎暮齒漸以搖落能詩水部既
去揚州夢酒山公復離峴首當此花朵爛熳之
際又值鶯聲睨睨之時坐臥柴桑餘陶潛之三
徑慨念疇曩擬平子之四愁芳草萋萋念王孫
而不返邑犬狎狎驚粵雪以頻年偕隱既媿鹿

門壯志復慚麟閣用作短賦以慰牢愁其詞曰
嗟我生之歷艱兮何嬰兒之荼苦值皇天之不造兮乃
四歲而失怙嗟老母之辛勤兮啼哀聲之杜宇抑機杼
之軋軋兮織流黃而易糝帶指血而畫荻灰兮篝燈瓦
甌謂予不底於弗類兮期無墜前人之遺矩黽予不
敢卽安兮既爲其地而弗遷如蒙泉之始發兮亦濫觴
而涓涓念旣空之艱難兮不遑計其傾仆也將負丘積
累以至於崇基兮夫惟修能之故也從鄴陰之塾師兮
且矻矻以窮年恐予力之不贍兮勤蔗藜於石田既弱
冠而列子衿兮念前途之修阻乃王父母之並逝兮亦
舉趾而齟齬遭年事之流冗兮秦寇起於甘涼見川原

之流血兮憐焦土之厄夫咸陽荃既受此此離兮僑大
堤而延佇唯河雒之繼陷兮求寧宇而無所既賦雪於
梁園兮奏明光而上書唯民符之是膺兮歷太行以命
車瞻彼汾晉兮傷心三坂之墟平陽曰帝都兮尚有堯
時之康衢亡何北堂既頽兮修淚灑於潘輿度羊腸與
孟門兮浮馬鬣之一封逢相國於大任兮且決背於岱
宗歟旬始之變現兮攬槍犯乎紫極望太行而腸斷兮
痛黃花於九日值義師之南指兮殲獬豸乎九江懷故
都而不忍去兮將啜芝而入商東來繫纜於黃鵠兮為
當塗之所伺遂蒙面而復官兮爰羈旅而整轡朝頓裝
於桂林兮夕刷馬乎夜郎彼城郭之生蝟毛兮蠻蜚蠹

茲武岡覽九嶷之涇涇兮探五谿之谿閉見洞庭之粘

天無壁兮山鬼夜泣於黃陵之下無赤仄以事權貴兮

知衆嫖之嫉妒將拂袖而賦歸來兮猿鶴指吾以舊路

頭練練而將白兮日荒荒兮平原畏義馭之將翻兮影

虧蔽於崑崙癸巳三月七日有數百日相闢安得后羿之善射兮乃殂九而

一存吾既知出身之再悞兮冀桑榆之未墮魏其之屏

居於藍田兮夕失勢而凌夸彼三后而七夫人兮能不

痛夫夏姬弔長沙而尋武陵兮唯予心之惘惘長孺見

溺於田甲兮驍騎來呵於醉尉豈不知任安之可重兮

固亦灌將軍之使氣閭酒伴以無人兮楚些既不可招

獨伊鬱而誰與語兮徒電哇之嘈嘈感楊柳之旖旎兮

讀史亭文集卷一
四月飛花乃南兵之未戢兮僵屍如麻彼蒼梧之不守
兮又繼之以辰陽義軍十萬同死兮血流渠以湯湯佩
長劍之陸離兮揚雲霓之鴻綱徒下帷以白首兮恥雕
蟲之無用誓將選林慮之最高峯兮燒丹藥以鍊羽翼
或左支遁而右惠遠兮望匡廬而命屐

任運賦

有引

予自順治四年冬來守永州越明年奉恭順王
題請開府黔中於二月二十六日就道赴任黎
平路經靖州值叛將陳友龍之變冒矢石犯重
圍僅得不死標下副將賀進才殲焉間關狼狽
走黔陽淑浦東來復領兵長沙而偏撫線縉業

已移汛沅州告陷黔路遂梗自夏抵秋秣馬邵
陵恢新寧新化二邑季秋養病湘潭邵陵又陷
賊渠一隻虎合王馬諸賊蜂擁大衆至予同線
撫徙長沙賊圍長城三匝攻六晝夜城幸無恙
此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事也不意永州已
於是月初一日失噫使予在永能保永不失哉
永失而予能獨存哉抑中間非永而能死者亦
數矣而究乃不死不死而人有後言或者出於
妬婦之口乎則將應之曰永吾地也乎哉乃作
任運賦以自廣焉辭曰

駕吾車於皇路兮三千里而來楚騁鷁首以翱翔兮乃

解纜乎鄂渚覽洞庭之浩淼兮陟衡山之崢嶸彼玄霜
之凜冽兮曰蒞部以零陵觀芳草之葳蕤兮望黔陽而
宵征弔公綽之遺跡兮過武岡而尋銘時維孟夏載奔
夜郎罪人蠢動於靖之疆偏裨失利我師用喪奸雄跋
扈遺孽跳梁踰會同之馬鞍兮凌淑浦之黃芽歎風雨
之戒塗兮迤邐抵乎長沙甫整義旅誓收桑榆沅州告
陷變起須臾於是冒隆暑駐邵陵出奇師恢二城一病
郎當藥餌湘水有寇如麻秋風颺起披堅守禦在彼星
沙彎弧貫甲蟻蟲梳爬維時永州亦復不守曰師武臣
棄印卻走南人有言爲予舊地離茲一載豈曰中棄虎
豹九關伊予何畏投井下石誰職爲厲大化流行隨人

賦予默默冥冥無可告語首萬物而獨靈鍾五行之秀
氣胚胎無形髮爪墮地啼哭何因性情具備罔不愛五
福而鄙六極將誰惡繁華而耽憔悴或貴若萬乘或賤
同厮走或家藏金穴或貧居甕牖或黃耆而耄耄或未
艾而速朽得時則鴻毛之遇順風失時則牛載山而回
首燕婉之求爰得戚施短黑而妬乃入宮闈婉孌季女
是用阻饑物之難齊振古如斯彼南陽之將相兮托粉
榆而結肺腑伊長平之趙卒兮至今乃鬼泣夫陰雨博
浪一椎竟脫虎口大風揚沙赤帝西走魏相綈袍獨憐
范叔折脅而逝更無張祿昭關南渡霜染其髭不逢浣
婦誰鞭荆屍李陵敗北罪通於天乃下蠶室波及腐遷

忠而見疑厥有屈平抱石汨羅千載難明少年喜事長
沙投賈不死於鵬乃死於馬伏波征蠻下潦上霧跼跼
飛鳶惹苾興妒嵇康慮禍乃著長生廣陵散盡實媿孫
登二陸歸洛掩其祖烈婉婉長離載離其穴子儀聲妓
主上不疑會宗賈禍豆落爲箕淳風有言王者不死乃
在後宮郭璞善卜既遇王敦乃盡日中蜀將子龍百戰
而壽渾瑊脫馬銜木入口王戎敗事不關水磴夷甫排
墻清談罹罪劉蕡下第李邵登科馮周一言遂縉常何
鄭五作相李廣不侯揚雄投閣綠珠墮樓諸如此類更
僕難周乃若朱仙大捷金牌十二緋袍躍馬在金山寺
滹沱冰堅錢塘潮退降帆石頭煙沉鼎沸臥榻之側難
容鼾睡此又曆數之有歸故賢哲委之天意

蚊賦

庚寅五月客
衡陽香水庵

維招提之幽居兮何草木之叢茁紅榴灼彼頽垣兮近
洿池而生子

子蟲名好屈申
水上久則爲蚊

吐於鷓母有巢其睫么膺細小

與卵胎別利嘴如錐吳鈞是舌呼九族而結響仇衆生
而作孽匿影白日布陣黃昏乍飛薨薨雷轉砢礪則有
簾鈎翡翠冰簟水痕宿衛千戟侍婢如雲乍連娟以修
嫵羌旖旎而益蓋獻媚未已爭妍方歇海棠如醉銀缸
未滅爾乃乘缺隙伺左右苟纖路之可通乃一夫之不
守奪溫柔而作窠與嬋娟而爲友喋血相尋歡娛幾時
纖纖玉手死以爲期雖粉黛而不顧乃風流止堪自知

又若龍驤東下席卷三吳樓船南來竹破五嶺鞞幕列
山陵以為房胡牀敷水晶以為屏刁斗不聞萬竈熟寢
將軍堅臥蝴蝶榻枕爾乃避堅攻瑕藏害腋肘笑舞陽
之鹵莽排闥直入陋三鼓之崑崙啣枚疾走或扼吭而
拊背或搤胸而擊首於是督護鼓刀僕射拔劍慘刻骨
以誓肌決雌雄於一戰勅諭軍中勤傳漏箭有物竊伺
甘夢未便逞其利口徐夫人之七首縷濡銛若劍鋒霍
將軍之芒刺在背况枕上過師是云節制之兵豈臥榻
在側可容鼾睡之輩於斯時也韜形藏聲窈窈冥冥去
若兔脫矯如鴻驚納軀於芥子之末戢羽於游絲之庭
錦衾穀稠聽言則寤蟲親蟻侶唾而不顧雖食肉之足

鄙乃弋人之何慕至如徭俗土蘭山氓楸絲彌縫防汝
難遁鯨鯢白首病僧皸瘃繩牀裸體傖父手足木僵任
一食而告飽如鐵牛之難降乃屢戰而屢卻且支離而
羸厄則存乎所遭之不同豈不曰老饕之為殃凡厥肖
翹蟲蠅蚋血國三千貪者敗類濡需擇夫豐鬣癩癩
起於禪中猶以柔而害物任一啗於薄躬未若此之蠶
尾豹腳馳擊刺而為雄將聚族而殲諸焚毒燎以火攻
彼王者之好生亦不仁之屏絕等逐梟與驅蠹埃秋風
而撲滅謹帷幃以自持遂輾轉於明發

醒迷賦

有引 辛卯後二月

僧醒迷義陽人浪遊雲海老歸紅崖與朗公友

善會辛卯春予新自西粵來晤文明橋上頽辯
累日陰雨霏微跨馬東去為小賦以贈之

維涓水之潺湲兮為漢光之肇迹鬱高臺之嵯峨兮乃
陰后之所宅狐羆聚而棲託鴻濩鳩鵲弄晴沙而容與
乎中澤北望丹霞綠崖紅髻南距鹿門峴首疎峙爰有
蘭奢厥號醒迷胷中五嶽蒼梧為低策孤筇以逍遙翔
九州而紆徐彭蠡粘天五老峰孤青鞋九華白舫西湖
探禹穴於會稽禮天童於海隅乘興歸來徙倚白門牛
首矧碑燕磯嶙峋談經虎丘之石搜奇瓦棺之閣覩雨
花之繽紛臨浮玉之聳削有懷朗公錫來湍浹石橋如
虹凌虛而起一爐寒烟旃檀拂几朝粥一盂酌水用匏

為鉢中龍為頂上巢汎蘭蕙以迎風雨蒼筤而響條乾
雀啁兮客至芳草萋萋兮春暮聊烹茗以遲回且刷馬
而東去

黃梅賦

菊谿
別墅

夢綠梅花如金粟如編貝如琥珀顆如蜜脾綴有侵而
讓者有俯而背者有纂纂似棗者有珊珊結珮者鐵幹
銅根龍腦蛇蛻染君王之御袍配中央之正位似海棠
之帶酒微暈半酣折芍藥以畱賓遠山初對洞庭有橘
徒誇千頭之木奴湘浦多蘭不止百畷之樹蕙至若號
國夫人騎馬仁壽之宮趙家姊妹新粧昭陽之殿莫不
旖旎可人婀娜婉孌况復朝華易萎嚴飈方厲壽陽睡

起驚靨額之微黃玉環宮中訝裙袂之色異揚貴姪好村
姬半面籬落全開處士一生孤山顛顛珊瑚枕碎陳思
夢繞乎洛濱胭脂血飛揚廣魂銷於吳會誰復睠此冰
顏撫茲玉蘂識廣平鐵石之腸似魏公娥媚之意者乎
傳來驛使試問化工庾嶺參橫人在衆香國裏江南信
早吹來五月笛中將子贈我須拔茅以連茹維柯與葉
勿懷鄉而戀土

短松賦

有引

西粵大觀察黃抑公先生公署獨秀山之隅不
知自何所移來短松一株盛以磁甕方廣不盈
尺五粒灑灑居然松也會辛丑再秋同胡德輝

藩伯一荆山諸君酒其次抑公

索予賦之為走筆作小言頌焉

翳徂徠之遺種兮遷地嶺南彼霜雪之為姿兮飽食煙
嵐我聞西粵實桂林兮秀凌冬而彌蕃伊蒼梧雲氣之
蔚鬱兮挺厥根之維盤借灑江之一滴養摩霄於盆盎
吸蠻雨之滋培兮乃漶淩乎前軒爾其茉莉是友薜蘿
同羣藏之甕間灑濯氤氳如虬未角如豹無文譬之草
木臭味莫分豈知其身負棟梁之巨材且與雨而作雲
若夫嚴客玉笋麗姝明璫燕歌吳飲醉月行觴對影披
離跋扈飛揚或俯或仰奇骨昂藏雖供人世之玩好而
殊不禁龍性之難降况夫生長巖穴其頂斯圓童童車

蓋猗那踣躑拔起泥塗昂首矯然此則胚胎之所自具
而曾不計髯翁之歲年又如風雨搖落百卉墮黃矯矯
孤幹挺挺擷芳姿本金石韻協笙簧計勝選乎匠石而
先容者或薦之於巖廊此又根柢之所本有而桃李爭
妍者不得詫之以爲非常亂曰牧長邊陲兮茂對華滋
琥珀蘊結兮長此鱗鬣感新息之蕙苾兮寵誨生夫椒
房伊紅塵之躑荔枝兮更釀亂乎明皇較此雛松孰短
孰長猗歟黃公以三寸舌爲帝師乎會且求之於赤松
之旁

議

粵西鹽政議

粵西例食東鹽雖官運久廢向召流商往運自關粵以
來源源轉運灌輸湖南衡永寶三府與本省桂林各府
歲起引稅以濟國課未嘗虧缺蓋緣地方荒殘戶口寥
寥僅能銷售流商所運之鹽耳茲奉粵東撫按兩院以
浦額一疏題請照江西南贛吉三府事例奉派粵西每
歲鹽引一萬八千道載入考成此自粵東當事各爲地
方起見而揆以西粵今日之情事蓋實有萬萬難行者
西粵萬山攢聚徭獍雜居定鼎以前二十年兵火墟里
煙寒人民稀少比之他省雖九郡不敵一郡近接東粵
又肥瘠不啻霄壤今以一萬八千之引派入西粵湖南
三府援江西南贛吉而爲之例以粵東之遺引派西粵

之排商以食鹽之戶口當官方之考成事關軍國率土皆臣東西二粵既無此疆爾界之分則粵西諸郡與江西三府自宜有挹彼注茲之勢顧發謀慮始宜權乎利害重輕與夫通塞緩急之故必使彼此均平略無遺算乃為經久石畫請一一權之大率食鹽之多寡定以戶口為準而戶口之多寡又以荒熟為準今就各府所陳又叅諸各縣輿論皆以流商納課奉行日久凋零荒殘事難創舉為辭又據梧州府回稱此地為西粵過廠銷引總處南至左江潯南太思西至右江柳慶北至平桂湖廣合以倉膳二鹽以十七年終歲計之止銷引八千七百餘道若以新引計之尚餘萬道將從何處銷售乎

若以戶口荒熟定額則郡邑縷析有云不通水路者有云肩挑背駝者有云終歲並不食鹽者有云恐匿入土司交彝者有云恐其鳥驚魚散者強而行之未至富國必先貧民是粵東之引未見銷售而粵西已告困矣至於衡永寶所回俱以行鹽納餉為辭更自不便更張此戶口之必不可行者一也又平桂梧潯柳慶諸郡踵前代廠稅之規合以本朝收稅之額歲計各處約將四萬凡此皆流商而非土著之故也若以此一萬八千之引派入戶口冊內則流商必至盡去國家坐失此四萬兩之課矣若以此課仍責之土著之民則民既一力以買引鹽又一力以上引課既有田糧之追比復有鹽課

之征輸小民幾何而能當此重困也此廠稅之必不可去者二也且以一萬八千之引稅計之歲不過約計一萬八九千兩而止以一萬八九千之銀派之民間而未必得者今無故而指此四萬餘兩之廠稅是棄多而就少也其得失奚啻倍蓰哉以國計言之尤有不可行者三也然則有此三不可行而粵東當事竟以此彰啓事定考成者何歟曰此爲粵東銷引之計而不暇爲粵西防厲民之政也在粵東言之甚易在粵西行之甚難其言之甚易者蓋不知粵西向來食鹽先有官商官本而後乃有流商流本自有西粵以來從無土著貿遷之事且土瘠而貧人愚而蠢寧使口體爲可廢而不知商賈

爲何物此西粵之所以難行也又察鹽政考一書梧州府買引納餉向來原不入東粵離臣考成之內而粵東按臣以遺引一萬八千坐之西粵實未知西粵之情事與目前之廠稅而爲言者也所當亟賜題請將一萬八千引免入粵東考成則考成自無受累免入粵西民糧民困自可少甦計無過於此者况今衡永寶三府大農條議仍食淮鹽若使三府既去則食鹽分數必減日後廠稅必缺向來懷集富賀編入東省似當議歸本省分引梧州一體食鹽納餉之爲愈也抑某又有請者此事奉行於十八年而來文則云以十七年爲始西粵九府遠隔萬山就中州縣有十八年八月始奉文者又有各

府縣來文於臘月始到者山川阻絕既文牒往來之維艱事求折衷又上下僉同之不易謹撮各府州縣之大意而抒管見如此惟執事圖之

水西條議

為請因全勝之兵永除西南之患改土設流以大一統事竊照 本朝一統之業萬里車書臣服億兆惟滇黔僻在天末與楚粵川蜀接連中多苗徭錯居瀾漫山谷往往乘機伺便梗我王化即如水西一種舊稱羅甸之後與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土府自開闢以來相為唇齒地既密邇世為婚媾彼此相為犄角爾我資為聲援甘為盛世之蜂蠆不肯入我版圖向者奢安作亂逆我

顏行積年出師乃闢兩郡後因堅壘抗我偏師全功阻於廟算兵力不繼事成中隳壯士覽西南之圖猶不免撫戟而長嘆 本朝四海一家士馬如雲欣值 大師直搗耆定炎荒惟獨水西一區以彈丸黑子之地為盜賊逃逋藪狼子野心習與性成今提虎賁之勁旅合兩省之精銳稱師問罪汎掃蠻穴如泰山之壓累卵何難一鼓而稱蕩平所慮賊見王師無敵或遠逃山箐或俛首納欵乞緩我師以圖後舉在我受降因為有名在彼革面實為得志又恐王師持重暫定水西之反側不遑遠畧且置四郡於度外是賊黨之羽翼不孤肘腋之癰疽尚在終非長策愚以為稱此赫濯之師即當為一勞

永逸之計况四府名爲土府實是內寇近見黔督撫敬
陳苗患一疏中云四府馬不上站糧不全完汲汲慮及
於承襲一事以爲羈縻此亦萬不得已之計總爲未嘗
用兵言之也今大兵既已舉行四府與水西同惡相
濟何若鳴鞭而收四郡席卷而拓千里假虞滅虢因隴
得蜀古之人有行之者况在吾封疆之內至於底定之
後設置重臣扼控形要列荒服爲郡縣奠磐石於邊陲
如中土南顧卽襄之例在廟堂自有方畧非芻蕘所敢
輕議也謬抒管見倘蒙不棄葑菲地方幸甚

征永寧莫賊議

察莫逆一案負固連年用兵未遂祇以山路崎嶇人馬
難行故得稽旦夕之誅今據該叅所陳模稜詭隨全無
定見無非以大兵既動彼必先知欲請兵恐爲無益之
行欲不請又犯養寇之罪故游移其說耳以某觀之此
寇未有不剿者也即使此番不能得寇此兵未有不動
者也古人云用兵者當置成敗於度外况此舉有成而
無敗乎賊之巢穴旣在始龍此我兵之搗窠散黨勢在
必行搗穴則賊無容身之地散黨則賊有可擒之機然
後極力追搜申飭鄉勇擒挈賊之所去我兵能去賊之
所入我兵能入勢與賊相終始則勢與賊相死生賊未
有不授首者也若謂兵出賊知世未有兵出而賊不知
者况該叅所用之營強半土著即本職衙役兵快豈無

一人與賊相能者則出兵之說安能諱又安在可諱乎
與其按兵不動令賊養成氣力支黨殺掠日以為常則
何如一舉大創之為愈也且近奉 上諭山寇竊發提
鎮將領俱要統兵親勦夫亦謂涓涓不已遂成江河耳
若此莫逆恐此日再不議剿則江河之勢成矣某身任
地方難稱局外之人屢奉臺略指示曾不出該叅之見
心竊恥之再四躊躇惟有用兵為長尚乞早示方畧一
力進剿并移咨將軍剋定日期以便從事則汛掃欃槍
在此一舉矣

狀

論永寧賊情設堡官事宜狀

按廣西一省堡官之設其來已久當以伊祖從征後世
因之以官攝理其地種有兵田不納官差止奉調遣自
本朝以來因所在設有提鎮所以堡官多廢棄不用然
而官田尚在有人耕種即向日奉調之兵也現今莫逆
負固大兵兩路入窠賊昧死脫逃所在深山峻嶺五六
百餘里綿亘不絕上者雲霄下者地底猿猴絕梯蚰蜒
無路自生平所見之山總未有如此之奧險者也今大
兵自二十三日搗窠賊之情形去向如坐井底茫然不
知坐守窮山追尋無計實非長策又四面各隘不下五
十餘處雖有人堵截從未有報賊信者但不係官守理
難責成因細訊土老以狼制獍之說不得不暫且行之

讀史亭文集卷一
復察沿來舊堡原官隨即調所轄之兵量給原官印劄令其隨進剿大兵兼攜毒藥利器身導我兵入山剿捕其各隘原防者令其督率義勇把守隘口萬不令死賊突過一一申飭明白但察某自到任以來並未輕予一人印劄恐致生事端有干憲行今茲因剿寇事宜誠一時權宜之計事竣之後即當議撤未晚也

論永寧賊情州官領兵事宜狀

莫逆作惡多年永寧受禍獨劇凡此編戶誓不共生某思以兵攻賊莫如以賊攻賊故前用覃法歐諸人以大兵攻賊莫如以土兵攻賊故今宜用永寧諸人因與知州定議召募土著合力進剿竝指其切膚之恨以鼓其

同仇之氣乃知州史贊勲素得民心倍加鼓勵今得應召土兵五百餘名暫立千總哨長皆精勇好漢情願入山搜賊以報國家隆恩以除一己禍患一一點驗委實可用又見州官幹局可當一面爰令統領分頭搜勦某暫駐永寧居中調度其城守諸事令叅將中軍張受圮看守夫刺史而任將帥原古者文武合一之道以公義而雪私仇更今日狼獾報施之常況於陳馬兩將之外又有此旅可以成犄角之勢速建底定之功事出權宜務求實際總之求賊心切市人皆可爲兵而報國念淡書生豈真無用理合報明俟有功之日與行間各弁一體優叙者也

征古田事宜狀

賊自破窠以後狼狽奔去我兵窮追前日酉山一戰賊更落膽西竄今初三日我兵又破之義寧之麻岡爾時聞賊在黃沙與其家屬一處急擊勿失此一時也乃我兵轉回始龍某聞之駭異就中云恐賊先逃陽為撤兵再圖後舉某以為此着大差隨三寓手札與兩將中云兵有拙速無巧遲此時賊已窮困再一力追即可立斃未聞現賊不擊而待機會於後來者也一面嚴催並婉諭去後又思馬叅將身體肥重不能步行肩輿隨陳將後恐人心不服又為賊聞所笑因止馬叅將駐扎始龍一力運糧安塘令陳將合狼鄉一兵撲剿成事之後戰

守同功此番引路開山全得覃法歐蓋始龍原係法歐舊窠其險隘數百里皆法歐熟路以故賊所取途皆不出法歐所料故酉山麻岡兩捷賊隊大敗我兵有所斬獲皆法歐力也某仍飛檄兩將令其急擊弗失仍用法歐作先鋒計賊之伎倆走上下山坂如飛法歐盡知之盡能破之然後以我兵尾其後賊未有不獮者也始龍之米頗多如其不繼然後以州米隨之從永寧運至始龍百里而遙小艤可通有某在督理催趲不致缺乏諸君可以努力行陣矣今本月初六日某各以牛酒犒其軍且催之行後事再報

論永寧事宜狀

某庸劣書生耳蒙明公格外拔識委任行間敢不殫心竭慮冀一鼓而下築鯨鯢為京觀斯為快慰顧賊雖么虜恃山為勢約有難破者數端山路險隘一人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每前行輒於高山設立瞭望或留精兵數十人斷後見我兵追急連響信砲以示警息賊即遠遁難破二也又賊善走赤脚登山坂如飛蒙頭滾懸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即蜥蜴猿狖讓其猥捷難破三也又賊每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巖或由沙水石溝行四五十里不得踪跡難破四也賊有此四難破而某以為有四可擒何也自酉山麻岡二戰而後脅從盡散止有死黨不過三四百人

此即挺而走險急何能為可擒一也自我兵奪賊老窠賊所負攜之糧今已用盡草根木皮何能持久我兵再追數日即可餓殺可擒二也又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設險嚴兵控扼賊即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擒三也又賊據山日久每與我兵相對唯恃一走以為長策迨我甫收兵而賊又出矣今與賊約我兵在省所食之糧即在州所食之糧此賊一日不得則官兵一日不撤某誓與此賊爭此一塊土永無歇手處矣可擒四也操此四可擒之術於以治四難破之寇滅此渠兇兩月為期似乎不爽矣因此草澤鼠輩致煩憲臺焦勞下吏之情曷能自安謹粗布賊情如左更煩元老壯

猷早示廓清則地方幸甚

讀史亭文集卷一終

讀史亭文集卷二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序一

汝宛課士錄序

巖犖先生以左司農出視豫藩政海內知先生者以爲
淮陽非汲黯莫任聖人實重之其不知先生者惜焉曰
皇甫規以西川豪傑恥不在黨人之列公其念此乎不
則亦敬輿去忠州耳今年仲夏公驅車來宛予晤公官
署公較往時燕邸殊爲顯邛無幾微芥蒂色予竊心異
之以爲太農三公也御史大夫貳丞相公落茲二官碌
碌走車馬間在他人不知何如伊鬱於懷公若罔聞知

自笑曩時從覺斯先生處得與公稱舊識止知公筆札
詩畫妙天下尚不悉其胸中浩浩落落如斯也會宛汝
居天地中當剝極後燐火晝遊堞不勝雉飛枳廬胥井
墟里無煙則爲憒焉憂之向郡守羣公曰瘠已甚民弗
堪也龍門史稱夏人之居張平子所著南都賦中今蓋
蕩然無復存已因馳驛上書修河救荒諸大政爲地方
次第舉而又惻然念曰學校廢而城闕歌 朝廷其何
賴焉先是郡學原在城內後以封建移東門外且三百
年今藩邸成隙地公乃牒當事復還舊基因思 國家
義旗開天武烈維競良亦文德誕敷今 天子辛辛
學命儒臣論道講藝准之明經對策以甲乙科取士其

化成天下之意固已喬喬皇皇况河洛爲圖書祖申謝
方城間汝墳舊地周道在焉昔漢祖起春陵一時龍鳳
之姿熠煌雲臺白水金山固將相挺拔之鄉也語曰地
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非所語茲矣因下檄郡縣
與博士弟子約期以文章一道爲 國家儲材流聖王
之豈弟琢名世之圭璋豈有靳焉凡月一試爲文二詩
若干首於是郡邑士子聞嘍犖先生名一如文翁在蜀
司馬相如輩相率受經柳河東在永陽衡山以南進士
皆從之遊景從雲附人各爲巖犖先生執鞭恐後矣不
浹旬拔其尤者付梓遂以成帖先生既有言弁之走予
書曰我聞生長波斯者不以文餘珊瑚爲寶近中國所

焚蘇合香自崑崙來者則彼中獅子矢耳言乎近者不
貴也子宛人試爲我評宛文予受而卒業爲之三歎焉
曰顧不在匠伯哉槐木癭樹化爲良材勿論鄧林矣又
往事譬之相馬焉孫陽一顧而駑駘款段皆成馱隄今
夫宛汝猶昔也而文顧一變則多得重念吾蠟犖哉
昔韓昌黎以爲魏晉以還文體指歸氣格不復振起其
所爲文抒意爲言自成一家而李漢推之曰洞視萬古
大拯頽風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得
永叔而一張之文體一歸於正今以蠟犖先生詩若文
鼎峙二公間不謂當世無桓譚若但以今日之宛汝士
錄論之其起衰救弊之功又焉在二公下哉雖然史稱
韓愈南陽人一曰鄧州人吾且與二三鄉人共勉之庶
令後之論者勿謂古今人不相及則蠟犖教我矣詩曰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蠟犖爲今上廣棧樸之化異時
爲宰相進天下士此物此志耳如是則知公者與不知
公者兩存之可也

楚騷箋註序

離騷之不列六經又不列十三經騷之不幸也然而經
矣其文字實賡六經而作也天地之氣肇於西北暨於
東南六經之文河洛先之繼一畫而起者大聖人皆產
幽冀雍齊之間故雲漢昭回六經爲著而四子之書并
公穀左氏諸人得綴於十三經之後地氣使然也詩三

百篇無楚風說者以爲宣尼外之退之也然召南江漢之什風雅迭見獨不以國專名何歟毋亦楚荊州分野居南天之半又熒惑文明之位祝融君之所秉令也將有文事繼六經起者聖人亦聽之乃自刪定後數百餘年而楚之屈原生焉此離騷所由作也其文上薄蒼旻下極黃壤山川磅礴巫鬼繡錯鞭電駕螭陰陽百出追琢鴻濛胚胎造化文至此止矣六經而在何以加諸所謂實賡六經而作者是耶非耶世無屈子則人且紛紜於齊魯韓諸家而風雅幾於散亂原特於十五國之外巖然有以自見開吳越之草昧啟齊梁六代以後之制作騷實開先矣怨不怒哀不傷是周轍之未東也顧自

周禮職方而論先荆而後楚楚幅幘甚大氣燄常併吳越自湘以東淮以北西南訖沅湘南海則東南文字之祖者屈原也宜其自成一書不載國風宣尼知之矣列國之書輶軒采之以貢天子衆人之謠俗也原獨出一人手纂爲江漢之風宜不與東魯同時也余幼讀此書而疑之朱註箋草木魚蟲與他經同而未標其旨揚子雲反騷矣悱惻憤懣似矣而大義則乖其餘評定諸家弇州信陽而外疑有缺焉會己亥秋余以朱陵兵使者蒐乘茶陵得楊子是編讀之不覺酌酒澆靈均曰我固謂當有是也楊子孝感名士余於丙戌年司江北文衡曾與此君有國士之知今乃屢躓不售一瓊以老以楚

人而論楚事宜其詳也且以高才絕學未遇之人而爲
憂讒畏譏呼籲交錯之人作訓辭宜其恤以婉曲而殫
也得是說存之與離騷並傳可也昔人以考工補冬官
爲周禮傳書吾意欲以騷經補樂記而禮書中所載之
樂參焉可也楊子然吾言乎

嶺南公餘集序

漢高得天下十一年南粵猶隔聲教帝念嶺表古荒服
地連閩粵甌駱各數千里一都會也維是蠻夸君長崎
嶇山海非士馬所能得志思所以柔之不果會陸賈日
於上前稱說詩書上一日忽悟曰吾思所以用之矣乃
令以大中大夫入南粵說尉佗下之剖符通璽易風俗

盡用漢法九郡來歸然則開西南文教之祖者賈也自
是歲入貢歸約束侯尉罔不臣妾與中國等後之得天
下者不得置五嶺於度外矣 今上開天十八年定粵
者再粵西山國尤瘠貧獯矜土司雜居以殺戮爲耕鑿
往驍獠未靖蘭錡屯扎芻茭糗脯不能自給取濟江楚
鵬舫如織如嬰待哺當事者庚癸是慮日不暇給又土
性悍獷魁結芥釁相讐輒椎埋作姦利或藏身萑苻狙
人道傍或挺而走沒徭窟抗天子命吏皆粵之習俗使
然也菴閭之外巷無居人閭左鶉衣鳩面地無他產歲
止一穀皂隸供役者如溝中瘠吏茲土者其何道以輯
柔百粵資上理乎談粵理於往日人以為詛若談粵吏

於今日人更以為不祥之器不見往年中丞之疏乎一
年之中病疫饑死者凡四十餘人粵吏可為而不可為
也如是奚啻詛難之者曰君言辯矣公焉得餘諸公篇
什何以稱焉曰君不見夫蜡祭乎終歲之苦一日之樂
聖人不禁也又詩必窮而後工也窮地也官粵窮官也
即未必工要於詩之理近此嶺外公餘所由作也昔聖
人采風十五國不及楚楚最大見於春秋與齊晉比隆
不入國風何歟粵楚之餘也地為十二州星文在翼軫
之間今日滇黔肇啟雕題來歸一統車書囊括萬里非
復東周之舊矣故宜風也若夫合樂明堂撰成雅頌以
襄一代之盛石渠諸公事也吾儕荒陬邊吏在粵言粵
不敢曰芻蕘之獻聊備輶軒之采耳比之往事之使粵
者不忘詩書則亦猶行古之道也

白雲山文集序

豫之山維嵩楚之山維衡神禹响嶺藏碑祝融之頂而
嵩高之詩推及申甫之所自生蓋以天地盤礴森鬱之
氣見於山川鍾為金錫珠玉兕象熊羆其大者則出為
人文至如大河以南大江以北山氣略盡地平行如掌
古來圖王定霸金鐵戰爭之區也我讀山經常恨中州
鮮山然一嵩焉足以當之至於嵩之麓為伏牛為熊耳
為桐柏其西則結為秦嶺武關諸險其東者結為倚帝
丹霞諸名勝又其支之伏而中絕如兔起鶻落如陣雲

奔馬望東南一帶進發者則今安陸之大洪與孝昌之
白雲諸山是也予遊楚屢矣每攬轡雲夢之野隨棗以
東春陵舊地見有孤峰隆起骨出雲表鬱鬱芊芊疑有
異人產其下作而為名世之英宜矣丁亥有瀟湘遊繫
纜漢上會孝昌人淑夏子來晤其所著詩文質我我讀
而異之曰此我屢遊楚時所行雲夢之野隨棗以東春
陵以北見有光怪焉即此也明興三百年來凡文章之
自熹微而旦而中天自中天而昃而崦嵫讀人淑論斷
可以興矣是不拘拘於為一家言者然而為一家言者
莫尚焉昔劉項逐鹿陳勝起兵舊楚謂之張楚如人淑
者可以當一軍矣又其甚者我讀吳越世家勾踐之霸

數年間沼吳麋鹿姑蘇臺幾至牧馬中原而說者謂以
楚為事及一當楚鋒乃盡浙江之地而棄之楚之雄風
豈吳越諸國所堪附庸哉我聞人淑言白雲山有石砦
壁立八千仞是前代鼎革之交所獨守不下者闖賊常
以二十萬人攻八年於茲仰關而莫可誰何則白雲山
者是不與銅駝俱沒矣夫所謂善戰者能令攻不知其
所以守守不知其所以攻至於攻守兩相忘智勇俱困
英雄之用武於斯窮矣是明之烈皇帝所不能得之於
神州者而人淑乃獨以一書生且以一丸泥封之則詩
若文而外人淑將用其所未足吾又何足以知之楚南
公曰人淑涓水先生之阿戎也有兄振叔復難其弟皆

有著作將成名於後我乃以白雲爲人淑先之非私人
淑也有起而爭之者則已晚矣

擬山園文集序

彭而述曰予叨先生知久先生歿予旣哭於其里時長
公河東在疚次公藉茅尚羈金門上書請卹典未歸也
未幾河東又歿予遣二子往弔之藉茅則走予書曰先
大人存日與君善且二十年飄泊東南流離江左死生
患難惟禹峰與俱先大人知交徧天下乃其意常在沛
公每向人言獨斷斷道禹峰不置今先大人集具在幸
禹峰一言弁之夫而述何人敢序先生哉旣乃不覺摧
痛填胸涕泗橫集也良久氣甫定乃爲先生位而告之

曰述得從先生遊則在烈皇帝之甲申二月維時述麻
衣走大行抵大伾先生客寓劉通政之園爾時述乃出
驢背一帙質先生先生展未終卷大驚曰不圖今日復
見鉅鹿之戰相得甚歡略似僑札相遇明日即攜手作
吳遊東望岱宗南達淮泗或聯舫或並轡議論今昔上
下成敗如琥珀引芥間有齟齬先生反以是喜其不阿
於是先生從此遂有一禹峰海以內亦駸駸有一禹峰
矣先生負夙慧能言前世事讀書一過輒上口乃孜孜
如下學焚膏繼晷恒兀兀不輟避地青徐驅鹿車凡十
五乘蓬蓬然皆簡蠹中多生平所未見者每旅店蓐食
跌坐手一編不則即磨踰麋吮不律作詩或文詩即十

餘首不止文亦不下三五篇日三竿乃接賓客與外事
或爲友人染油素刺刺不休矣與人交無城府不喜深
中取人於其長棄其短論文於其周秦以上不專一家
而斷斷戒學者勿隋六朝人坑塹詩必李杜爲宗間耐
昌黎鄮以下無譏矣先生偉貌修髯望若神人能彎弓
數百石常有封狼居胥之志而困於珥筆老承明廬優
游卒歲先生以爲不幸也海內之知先生者止知其工
書以爲掩宋元而上之真行草三百年書法之大成而
篆籀八分則上蔡中郎猶且居爲難弟世鮮知之者四
十年來薦紳士大夫果愚綺疏無先生一字則以爲其
人鄙不足道琬琰照耀光被四遠至其溢而爲山川禽

魚怪石枯卉之類政有專家之士所不能到雲林大癡
諸人方之蔑如也其大者則在與楊武陵廷爭用兵一
事疏凡數十上欲借上方馬劍斬張禹之頭親知皆搖
手喪膽恐旦夕不測而烈皇帝知其忠且諒其無他不
問嗟乎若使先生言有效當時聖明能見諸行事則先
生今日豈僅以文若詩見哉故吾只以爲先生斯集之
成乃先生不得已而有言也先生自以爲不幸也非先
生意也然而天下後世則既知有先生矣星漢之晶熒
雲雷之鼓盪莫不鬼視聳聽於其下世之人知有先生
亦猶是也知有先生之詩若文亦猶是也弇州句云漢
朝兩司馬當代一于鱗今以于鱗當兩司馬未免過情

若舉于鱗弁州以當吾覺斯尤覺不及情無已其仍爲
覺斯先生之集而已矣發篋疾讀繼以長歌恍若修髯
偉貌跨紫鸞驟赤螭喬雲輪困儼乎巫咸招而營魄聚
也而豈今之人哉於戲生存華屋零落山丘西州之慟
烏能已已記疇昔之夜夢先生以遺稿屬爲點定予不
敢負夢中諾豈敢自居元晏抑謝公之默鑒羊曇而精
靈相感召也太史然吾言否

吳次尾甲乙詩序

予之交次尾先生自甲申始先是次尾刑牲東南牛耳
天下予熱次尾名二十年甲申板蕩避地江左晤先生
於蕪陰舟中一見如舊識繼以所親之官虔州寓秋浦

是爲乙酉先生乃棲我橫山別業距先生廬止一弓地
朝夕觴石梁老楓下出生平祖構竟讀之抑深服爲天
下士大抵似蔡中郎初至吳中異人異書私心自慰先
生亦雅好予所撰著亡何佗胄秉鈞疆場孔棘賊潰潼
關捲甲南下遂有武昌左良玉之事當是時建業草昧
亂政亟行相傳安男子有黃犢詣闕之事爲權相馬士
英所阨置之犴狴於是遠近煽動良玉移檄以關東諸
侯爲名旌旗蔽江下潯陽皖城一帶烽火千里先生謂
我曰此非晉陽之甲也當有所懼而來乎不則非陶侃
之誅王敦乃蘇峻之挾庾亮耳遂有從中而起中興自
任之意作爲詩歌聲淚俱下間復以詩作識且曰不壘

言而中則國事去矣居亡何遂一一如先生言予是年
秋別先生如楚先生竟以是年誓師未竟其志而死予
官楚時讀邸報知先生狀曰壯哉悲矣夫下邳續統康
樂羞臣霸先承運王琳興戈古來忠義之士何代蔑有
然強半資一命階尺土有藉而成耳即事之不成則天
也先生以布衣而欲為舉世所難為之事是精衛之見
也然而悲矣壯哉夫先生讀書萬卷十七史羅列胸中
豈不曉然順逆興亡之故而甘心一擲顧獨念朝廷養
士數百年而忍復與舉世相雷同當亦興朝之所不貴
也人曰先生之所為者極難耳先生自視則以為公孫
杵臼我為其易者耳歲在戊戌客朱陵遺孤孟堅間關
跋涉謁予於回雁峰下出先生甲乙詩為予讀之感念
前遊傷心陵谷殆不覺涕泗之橫流矣投淚援筆跋之
簡末囑孟堅不必鐫以示人但寫數通焚之尊公墓下
作九歌卒章可也

劉杜三詩集序

順治之十三年丙申予啣命叅軍樞相幕府始得交所
為鸞傭孝廉云孝廉為詩文二十年予遊湖南始丁亥
迄今十祀有奇中間耳孝廉名甚稔竟以他事相左未
及晤亦未得所為制作讀之執是以語於人曰攸有人
誰其實予言者孝廉之於予亦如之茲可不謂有數存
焉耶今幸識孝廉兼識所為文則庶幾予之不負十年

之遊也予初見所評李文正樂府則心異之曰此非詩人也文正在孝武兩廟時逆璫煽禍獨相撐拄保全善類竟摧巨猾若截鼠子視昔漢唐之季黨錮甘露諸君子機未發爲人所制身名俱隳其成敗何如耶世徒知文正才相引少年穎異及文章詩歌盡文正文正不受也不謂百餘年後乃有桓譚令文正之心曉然天下後世如讀歐陽史隨事以嗚呼冠之可以愴心於五代之際矣則樂府者文正之春秋而註樂府者丘明之左傳也二者蓋永相副而行者也其爲詩若文大約不散散於古法不蝟蠅於時好如觀日祝融絕頂夜半霞起海日相盪如回風洞庭噌吰澎湃日月出沒於其中未嘗

爲楚詩楚文也而楚之真詩文在是焉計吾十年遊楚得兩詩人焉其一則襄陽之袁蔡嵐也蔡嵐奇縱此君博涉有良史才可以並雄可以張楚矣抑吾因論文正有感焉先朝三百年中江陵號才相乃主少國疑太阿獨持而人目之爲擅權能江夏以邊事死法楊武陵視師襄漢一敗不可救而人總目之爲誤國論世者以爲明興浙有三幸青田文成及議禮張公是也楚有三不幸諸公是也噫何不取文正而深思之正德七年流寇殘破幾半天下公有底定功是何讓越絕諸公哉然則士亦有幸有不幸耳呂壽州用韓范制西夏用彥國辦犂丹初心皆用其所仇難之幸臻厥功則三公之名敝

讀史文集卷三
天壤澶淵之役乘輿若蹈不測則萊公千載餘不足食
矣安可以成敗論英雄哉楚多材文正而外三君子不
可沒也劉子非僅以文見者也予故進而論世焉

袁崇嵐文集序

談詩文於今日有識者莫不掩鼻曰是以梁肉愈疾不
則享鷄鵠以鐘鼓行且飛去耳今 聖人以一劍開天
政如豐沛亭長所云乃公以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陸
賈捲舌而退矣雖然不盡然也蕭相國起家刀筆何以
留關中之圖籍且其時屠狗逐鹿焉足矣何必把上之
一編繇是言之漢家右文之主固始於高帝後世乃以
除挾書之令歸之孝文置五經博士於石渠閣訂異同

白虎觀歸之宣與章以爲文治當自數傳以後此時尚
日不暇給者何沒沒也 皇清啟運七年置甲乙科率
天下弟子負計偕上公車一一監前代輕之乎抑軒之
也故予嘗有言文不可廢八股定當廢此時乃暫行之
若曰入英雄於彀中亦猶行古之道也其斷斷乎不可
廢者如今之古文辭與詩詞樂府之類是也而八股之
客遑遑中未必有一旦走馬長安獵魏第位上大夫尚
不知此等爲何物又輒非笑之借是以藏其鄙昧所在
多有於是遇者不必作作者不必遇古與今遂判若鴻
溝作古文與作今文者殆隱然若對一敵國矣嗟乎此
科目之所以不盡得人也襄陽袁崇嵐夙根羊祜探玄

汲塚南粵請纓會是終軍之年博浪搏沙悞中祖龍之副遂唾而不顧掃迹空山讀書凡十餘稔著述滿車強半付之兵燹今所存古文辭詩歌樂府之類具在奪墨壘之赤幟執騷丘之牛耳爾家中郎舌本太香竟陵二士腎氣不足赤壁記幾刪大蘇之壘監國表勝灑劉琨之淚所微恨者唯是詩體險奧嫂罵潦倒未盡別裁耳語云作者難識者良不易以揚子雲之祿位容貌不能動人並其所作當世或詆之唯桓君山以為必傳今世之知有子雲又何君山之多也蔡嵐偉岍七尺雙瞳如巖下電肉相殊貴不但似文人而又曉暢兵事仰觀俯察碧落黃泉南窮朱鳥朔暨玄菟如燃牛渚犀如啣燭

龍如明月珠照耀十五城僅僅以詩文名世非其所好乃其所深悲也李廣數奇終漢之世乃至不得一侯彼蔡嵐者真可以已矣抑予嘗過襄陽有感焉人知詩能窮人而不知地亦能窮人唐以詩取士而杜甫孟浩然或獻大禮賦奔走狼狽偃蹇將軍幕而表署工部以老或縮匿牀下莊誦舊詩為人主放棄而歸彼二子者皆襄陽皆不在進士之科乃自有詩人來未有如子美者浩然詩名亦復灼灼天壤間袁子不生襄陽則已耳生襄陽又何疑焉此吾所以謂地能窮人者也雖然八股有時而衰未若詩古文之無窮 皇清啟運七年矣草昧雲雷之會一元文明之始也襄陽何負於人哉禹峰

讀史學文集卷二
曰順治乙酉予督學楚中時袁子令江夏得交袁子知
袁子殊不盡袁子也今年庚寅予繫馬衡湘東岍不知
袁子何事亦來出新舊若干帙時予弟孔哲在坐兩人
共讀以爲此集出僖父世間作者不少矣春陵白水真
人之所誕也漢世祖光復一時龍虎之彥半出南陽今
我與袁子並產其里澌澌寒流如故也物換星移風雲
慘淡奔走亂離短髻蕭疎揣摩數編領領未已以求知
名於後世孰是以告人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誰
其信之雖然袁子實吾畏友可傳不可傳直付之爾我
語巖嵐且呼鴟夸欽峯歷落譚封侯將相略當不廢我
歎歌也

漢陽守傅夢築詩序

辛卯粵來艤舟漢上郎官湖得讀感言一卷是爲漢陽
太守夢築先生詩謂客曰太守欺予哉往辛壬之歲繫
馬汾晉與太守各分長民符匍匐道左每走謁達官入
太原未嘗不過予過予未嘗不留飲極歡暢予時輒得
爲詩若文詩若文隨筆所成未嘗不出以示太守太守
閱而罷行酒如前不復一言相及予疑太守固名宿大
小戰中原且數十年執牛耳雄長諸侯君家弟若孫皆
以次第登承明朝天衢皆家塾中臯比事太守太守或
不必以詩見即以詩見或未必感言之作之爲堅而裁
碩大而能朋如此也太守非欺予者哉客曰予知太守

久太守固古所稱吏隱者也曩者文網密長吏飾筐篚
邀當道一顧是為長耳又穎楮一途復能於印綬中稱
不利即今草昧甫闢文明肇矣二千石以下靖萑苻咻
鴻雁寢興靡暇晷而又漢居楚股肱洞庭南歲以用兵
五嶺百蠻 聖人方勤南顧大將樓船啣尾而至即有
詩不令子知固宜也予曰若是則感言胡為乎梓哉客
曰古者太守入為卿相潁川諸人是也出兼將帥雁門
雲中諸人是也今太守三載秩滿勞 皇帝璽書徵之
去且有日感言者志所歷抑志所思也若曰今而後即
以感言告人人必不我嗔且以為此行將去者而又何
求多哉嗟乎丈夫生亂離不能封狼圖麟立功名竹帛

而徒以吮毫濡墨取後世名壯夫猶或訾之若猶是儻
父無文侏儒飽欲死是吉光可以燭羽號為神龍者剔
去鱗爪斯可矣昔山簡守襄陽每攜從事遊習池上醉
以歸鞭葛疆兒今何在哉至今銅鞮諸曲留大堤間蘇
子瞻守黃有臨臯雪堂之勝予嘗臨其地亦且化為淒
風蕩為寒雨矣乃前後兩賦自在人間故曰富貴有時
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烏知他年漢陽郡乘中不即太
守感言數詩以傳太守又烏知太守書成不藏之嵩嶽
絕巘近鬼谷鍊師舊棲處樵子拾瓦礫自穴中得之則
太守之傳漢陽與漢陽之傳太守俱不可知矣於是登
大別山頂東望黃岡西眺峴首舉酒屬客曰今試以漢

陽峙兩雄間當無媿色維時客大醉

王藉茅詩序

孟津先生於文章一道星宿也海內仰之不減昌黎今讀藉茅太史所著抑何象賢接武迥出流輩哉予交藉茅在十五年前爾時甫弱冠詩名已噪東南然大約冠劍離陸猶有雋不疑初謁暴公子習氣三五少年輒畏之如虎以爲西楚河北之軍人馬輒辟易數里藉茅豪自若予亦視藉茅豪自若顧藉茅則獨謬恭予以爲相遇中原石武鄉之與劉文叔矣蕪之役庾冰東下元規西奔予兩人不相聞問輒數年今上丙戌藉茅讀書中秘稱太史公予以丁亥薄遊京邸把臂零涕秉燭夜

闌搜讀舊文曰逸矣安問青氈哉亡何共醉燕市未幾即復南遊稱蠻長用尹猗狔投効歸復數年歲在乙未復偕兒輩上長安乃得盡讀藉茅年來制作泯泯乎大雅之音哉典型肅然衣冠甚偉欲求昔所爲江左諸作如出兩手歎曰賢者誠不可測哉譬之禪無慮臨濟曹洞下也總以上乘爲第一義襄陽之妙悟退之之讀書古人不必兼也兼而有之其在斯人歟雖然吾猶欲起孟津先生而問之如太史公者誠不必更讀他人書也

馬頤公詩序

丙子秋杪予謁素園申師於雍丘旅食招提木葉櫛櫟晨鐘昏磬怒如也偶於下春遊篔簹精舍見頤公手一

讀史亭文集卷之二
小史盛鬻曼睩容與假山下劃然嘯已乃酌白蘂度吳
飲意殊遑遑爾時心已旌厥爲詩人一臂明月稱歡相
得遂草草別去旣予以牛走服軛晉陽中原板蕩蝮蛇
封狐蓊蓊千里絕不得頎公消息今年春乃得再晤共
城以一編請我弁曰泉頌大約明遠儵忽輦組歲蕤與
鳧藻綺石相爲功德泉以外無及焉耳予業流寓蕪陰
頎公俱乃叔布菴亦肅爰止因得盡觀所爲近作殆居
然詩人也且夫詩非一流之業也將以橐籥元化甄陶
國風古者輶軒采之奏之郊廟下以發攄性情聿歸忠
孝爲正則耳予恂愁不造益母增悲與頎公同而束皙
補亡之什一篇三致意焉予固不逮頎公迥甚也陳思

有言曰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猶庶幾戮
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耳頎公幼
清服義屏俗穢蕪行且待詔承明已今者草創舊都繩
厥祖武奉先泰時聞縮酒肅茅鐘鏞再振宮商且重調
矣剖嶰竹以定律爛卿雲而出治不腆蜂蠆肆靖有日
朱鷺饒歌揚厲烈假藉手頎公待一給筆札力耳安在
不足以宣昭懿德光贊大業爲執戟之子雲所羞稱乎
頎公但執此以言詩而詩真足以重頎公矣昔者司馬
江左祖尚清談趙氏臨安醞粹名理之學而卒徂處茗
葦恢復不振識者歛之其氣不足以取之也夫文章經
國威儀之間可以定命有其疲繭啁噍者則人民愁苦

讀史亭文集卷之二
十八

讀史亭文集卷二
幅幘感圯是爲否象而國應之有其施翕振踊者則九
土効靈維皇凝命是爲泰象而國應之此其道且無間
於枯草腐甲矣况學士大夫形之謠俗譜之樂章耶予
於頎公之詩而徵其隆隆乎有勃鬱奮興之象何也其
氣有以召之也嗟乎頎公即舍此不言而吾一與之言
詩知必爲江南之士所大笑五言具在靈心不死吾且
與頎公坐臥礪礪蒼苔上南望宣城懷謝眺東指采石
江邊酌酒問李白耳頎公詩人又何疑

路也詩集序

予爲孝廉交所爲山陰姚東白云東白任俠能作歌後
詩以諸生遊群帥間先是蚩尤竟天薄海方騷然東白

追逐鐵馬磨墨楯鼻爲某將軍上明光會河陰變作永
嘉南渡東白復與予逅遣夏口相歌以哭予旣以夜郎
之役投劾歸故山東白爲徐都督遮留辰陽亡何徐公
忠於所事東白從此遂不知所終今年夏復楚遊抵潭
路也爲我言東白死已噫廿年良友化爲異物予亦衰
白不敢談天下事私念東白而在尚堪知予夫昌黎入
虎穴解牛元翼之危淮西之役以丞相一書遂定成德
之亂後世徒以文人目之耳禹峰此來豈遂無所短長
者顧東白不及見耳路也於東白爲子壻亦常知丈人
所與遊者海內何人乎勿徒以能詩相禹峰也

林君苗詩序

比遊衡山得兩異人一為道士李皓白病面修軀腹多
經世書自命是魏夫人後身薄李長源不為一為吳僧
破門善懷素書法如蒼虬相糾結巴蛇搏象其猙獰吞
噬之狀若出紙上非是則七十二峰無色已皆與之交
投贈有詩若記會歸迴雁峰掉舟湘東旅舍少憩太平
黃郡伯寓維是主人煮苦瓜啖客甌閩山茶竹壁間忽
有人叩扉是為某郡伯告我曰山人林硯也童顛短襦
腮毛長徑尺簷風戾之颯颯有聲相顧愕袖出詩一冊
冊不盈寸如掌且如小兒掌如從僬僥國來否則亦是
道州入貢人所登獻方物耳詩嘲而罵解用雲嵐烟樹
字大抵似槃瓠山中猺媪胡粉椎髻簪花搗羯鼓唱采

茶歌自是里社伏波祠下女師傳來以降神可以祝巫
覲可以賽田祖可以呵譙烏鬼可不解音者或指為龍
標尉王昌齡所作是曰兩失唾竟陵為冷屍奄奄無氣
此解或是禹峰殘瀋為客拾去不可知然近時詩人解
此者少矣而後乃今輒得三異人咄咄怪事哉

丁赤霞詩序

國朝鄧人以詩著者稍卻前代李文達玉堂賞花獨與
范希文百花洲漁家傲作並傳則以其人耳不關詩也
陳處士松詩才最放髣髴李白當年集未成傳誦者亦
少百年後不可知已若是則宰相之權大於文章三唐
集中宜獨以進士聞李杜不在科目又何以稱焉則斷

之曰非通論也赤霞冲齡即登風雅場丙子梁苑鍛羽
南歸予跨款段泥淖中聯鑣十七驛即知赤霞能詩今
且廿年予遊且倦以老鄧之為詩者不加增而赤霞獨
能以詩名不少衰詩亦卓犖為一家言不為七子不為
竟陵往在衡山祝融峰下謂襄陽袁蔚苒曰君才酷似
文長茲其短處耳赤霞得毋類是乎

李淑元詩序

今之為湖南吏者何難也餘孽未殲氓獠作梗羽箭銅
鏹聲息不絕吏其間者一以峙芻糗一以靖萑苻一以
籌睥睨一以起痼瘵如是者四難矣猶能出其餘力從
事風雅之林作為聲歌與一切古文辭錚錚佼佼較陸
超潘鑠屈凌賈為於舉世所不為之時人皆攢眉此獨
嘔肝任世人嬉罵姍厲甚之欲屠割之斯人夸然不顧
也以為寧禡其官無斷吾舌是非所云敏贍強有力者
乎如吾淑元李江防其人也江防之言曰少歲讀書恥
以文士自了甲申以前權關維揚性好客車馬如雲屯
輒為之輒以不愜意焚去不留稿比年來喪亂填胸蕭
疎短髻反似老而不能忘情未敢供時好請質吾子予
自惟五載遊楚先校江北士車輪為摧只如促奩老嫗
操石黛胡粉為東鄰女裝束入宮既已不暇有所作分
藩芝城突未黔爰有夜郎之役靖州陷予破圍出平生
圖書並十五年苦心肱篋而去抑予鍛羽驚魂猶記往

年筮仕晉陽幾以文字賈禍今以爲病竊已不敢多談
淑元曰是固然矣夫筆墨之不利於官如子所云我輩
今日似舍此詹詹別無可以寄託者揚雄祿位容貌固
已不能動人然後世知有子雲庸詎非以太玄法言至
如杜陵工部學者比如周公制作今讀其集正如雞坊
中九十餘齡父老談天寶遺事有唐正史所不能盡者
無已終不以彼易此耳士亦貴立志耳吾今而知淑元
志矣獨是二載巴陵獨飲洞庭一杯水竟以偃蹇不得
志齟齬當道而去是淑元作詩之效也而予初未執此
說以示人亦得放歸田里稱散人庶幾仇我者生我者
也與淑元合轍矣文章憎命達豈謂是歟

吳惟初詩稿序

予方諸生時即識有吳惟初之名傳爲黃山人早受知
於吾鄉兩馬先生神熹之交中璫煽熾薦紳士大夫一
時讐恭顯勢蠅逐恐後五鹿充宗曷可勝紀間有抗疏
直言如楊左諸君子然禍烈矣兩馬獨以冥鴻遊矰繳
外進不貪李杜之名退不失皇甫之節緣是得以暇日
治縹緲業與海內名士往還惟初則俊廚之最著者也
爲詩生硬短悍不屑襲步邯鄲常持論以爲三唐之外
別有詩其篇章流雞林間王通上書不售歸老河汾孟
襄陽遊長安而還隱鹿門不出古今有同心矣然予於
曩讀惟初詩輒疑之時予年方成童計惟初與兩馬遊

當亦年不下三四十許今兩馬前後下世且三十年同
遊客如惟初者想亦化為異物不則仙去耳豈謂今日
復有此人乎會 今上之乙未予友許菊谿官長安予
因視長兒武闡對酒燕邸見某公碧驢如巖電蒼髯森
森戟列操吳音縱談上座客問諸貴人及負時名諸君
制作則戛戛少所許可領之而已予心異之菊谿告予
曰此即所為黃山吳惟初也是與吾鄉兩馬先生遊曾
刻其詩以傳者也予曰異哉因訊惟初年若干方艾有
奇爾時走新野謁元禮則孔北海歲耳噫予知惟初名
在三十年前得交其人乃在三十年後不謂之古人不
可得也而况詩乎兩馬先生者一之騏鼎甲官少宗伯
一之駿以民部終各有集行世今世之所稱妙遠堂者
其一也

太原張瑞儀孝廉文集序

予年三十為陽曲長時羽書方殷治兵使者冠蓋相望
於道長吏每登陴誓衆捍茲牧園間出吟嘯鼓角互答
大約與劉越石吹笛之意略同唱和爾汝其人斯在丞
相長史男子君嗣則今孝廉張瑞儀其首稱也瑞儀負
開府前身鍾康樂慧業早歲南遊凌風吳會浮江淮捫
金焦覽六代之山色弔姑蘇之名勝於是執經問字從
海內所稱趙伯離先生者遊如元歎之與中郎業由是
大進名日以益噪東南緣是江表知有華子魚重耳一

歸晉鄙用霸庚午之役遂以義經領鄉薦第二平居捷
戶不妄交恂恂若處女孝友嫺睦為邑井坊表急病讓
尺乘俾咨度輒遇事風發恥居人後伯氏茂才鳳翮尤
稱難兄歲癸亥予丁先慈艱遊建業中原鼎沸望太原
如在天上求過桑乾望故鄉豈可得哉而舊遊歷落黃
壚之感復增怛怛今年乙未偶偕兒輩公車走長安晤
瑞儀蕭寺髣髴如隔世三生石上精魂夢耶真耶痛定
杯闌出奚囊相示哀然成帙時一讀一為叫絕曰此真
太原公子也低徊舊事欷歔涕下短髮蒼顏孤燈寂歷
漏下三鼓瑞儀告予曰願先生無忘太原乞一言以壽
小草可乎曰可但恐予不足為君家重耳揚子雲在當

世著書自命人以為祿位容貌不足動人而輕之予蹉
跎半世曳尾塗中其又足為君重耶然平生之交情患
難之歲月固不可以不紀因為援筆次之如左為我謝
并州父老以為昔之尹陽曲者其人尚在也而今老矣
獨其吟嘯不減曩昔耳

朱允升文集序

吳文莫盛於六朝制義莫盛於前代說者以為帝王之
興人文隨之非衡言矣獨是古文辭一道則散見各國
諸公分任之婁東而下戛戛乎難之以精力有所專寄
故也物不並大有繇然矣友人朱允升吳人也在天崇
間與受先次尾諸君子狎主齊盟以丹鉛進退天下士

天下士從風而靡如邾莒執盤匱隨秦晉壇坫後文體
凡三變自子而經自經而史自史而稗莫不以吳下爲
歸允升諸人實倡之凡允升之身其所爲文自制義外
如前所云不少概見甲申之變予泊秦淮得讀大樓山
房集庶幾一雪此言然在當時推重者尚少又何怪子
雲哉歲在丁酉予以上書承明叅軍幕府駐潭州匝歲
時封豨震鄰樓船橫海之師啣尾而進輜軒之使捧璽
書遊嶺外者冠蓋相望於道軍書天使雜沓紛至丞相
日不暇給夜分而寢官其地者非羽林則豐沛子弟與
周旋笑語留犁刀割鮮啖乳酪不復餘事予每兀坐旅
邸手一編門卒輒嗤之匪愚則狂會朱允升自邵陵來

欣然把臂稱快昔僑札相遇如舊識吾與朱子固廿年
意中人雖欲不傾倒烏可得哉風雨晨夕公餘輒相遇
從出敝篋相質因得允升古文辭讀之不減曩者在秦
淮時因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哉如是則制義與古文又
烏乎分說者又謂戎馬倥傯甲楯爲政耳安復事此昔
漢祖馬上得天下陸賈每與上前稱說詩書侈然不屑
乃趙佗稱帝賈奉使南粵一言而去其黃屋左纛孝武
欲開西南斥豈少虎賁鳴鏑之士而司馬相如則以中
郎將持節以往固即前日之作凌雲賦者也則施此物
於今日未爲不宜我與允升從中而起又安敢謂古今
人不相及哉婁東其小者也

聶易真先生遺稿序

先朝辛壬子年三十為陽曲令軍書旁午冠蓋相望不暇及文事然輒好為之纔退聽事則手一編矣時老母呵之以為知人家國事不宜事此予猶不謂然會齷予者至幾欲假此以快其所私然後悔之猶曰此不知此者無怪也聶易真先生觀察岢嵐詩文一道究心有年自顧獨阿好予奈匆匆牛馬未窺先生制作中心藏之不謂先慈見背國變踵至子山抱離析之悲德林負遷播之恨平生把臂邈若黃墟天荒地老風淪雅喪此事遂不可問矣 今上乙未之八月家弟孔哲乘使者車觀察汝南予策蹇攜長兒接晤蔡州時汝令聶眉山出

家稿若干卷為予快讀一過則易真先生書也今為先生家嗣予在晉時令甫成童聞乃公言今之令陽曲者劉文靖也今閱十四年而往矣令談之甚悉茫茫滄桑蓬根萬里逆旅通家出肺腑相示於十五年之久不可知之地亦奇矣語曰秉燭夜闌相見夢裏斯言顧不驗歟念予自夜郎鍛羽閉戶掃除每屈指疇昔晉陽同事諸公藩臬之長以經術飭政治不以風塵吏待予者易真先生與畢湖目先生也畢公諱拱辰丙辰進士掖縣人闖逆之變死晉陽難潛其著述不傳又無人焉為之子如今之汝陽令者湮沒不可勝道古今有同慨矣或問予曰子序先生文無一言置優劣可乎曰先生之文

不待予言也彼斤斤樹王李鍾譚之幟格格不相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隨人步趨而毫無以自見而先生不謂然而予亦不謂然曰先生固自為詩文者也客曰如是則子誠先生知己哉然則予所未報者獨畢公耳

寒谷詩序

一人肇興爰啟風會車服尚已文治尤甚觀夫漢武雄材柏梁遂賡李氏起晉陽口喫風雲乃蔚三唐鴻鈞嬪化大雅奮庸顧不關天子哉今 聖人以一劍掃群穢論思之暇耽懷圖史一時薦紳先生能言之士翕然從之顧十五國各有風他不具論吾中原自何李後允執牛耳歷落且百祀孟津起而振之近讀譙明與菊谿作

颯颯乎正始固二公當璧也菊谿弱冠負文藻名在雞林曳組後口不談詩間為詩亦從不狎出示人商山吳會遊裝所屆黼黻縹緗多散逸置弗錄寒谷吟燕聲也古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易水碣石往往異人誕焉菊谿金馬之暇登昭王之舊臺弔慕容之殘戍愴然感焉寒谷吟者志感也非志地也今菊谿既以京兆奉璽書觀察大江以南湖山輻輳六代繁華攜寒谷吟以往殊不類菊谿曰吾志也建業一水寒谷也然則寒谷吟詎惟傳詩哉要之當代文治之盛見半豹矣

楊將軍詩序

語曰絳灌無文隨陸不武若是乎文武兩途判若鴻溝

然渭濱以鷹揚開周祚何以有陰符孫子救韓趙之師
直走大梁何以有十三篇次如魏武父子間關馬上無
日不在鉦鐻中何以著為樂府詩歌有文人專家所不
及者然則文不武是為雕蟲武不文是為匹夫耳桂陽
楊將軍生六詔金沙間以名家子奮起為將蒐乘之暇
披古圖籍每對客以揮毫復登高而作賦著為聲歌燦
然成帖予以朱陵之役乘使者車按部郴東得手一編
讀之作而歎曰文武曷嘗有二道哉然因是愈以見將
軍箕裘之有自也憶予以先代丙子登河南鄉試維時
滇之楊公翠屏先生適以繡衣持斧其地奉簡書監臨
誼得稱北面士子則猶記先生儀觀瑰瑋英姿風發望

而知為一代偉人未幾以授鉞踵衛霍役出國門瀚海
之勳未就齋志以歿爾時中原多事遂無人追念甘陳
之業操觚之士計當搜遺事付之史館以彰膚功此事
何減維州牛李一案異世尤當相原將軍則先生之象
賢也笑馬服君之子徒讀父書慕傅介子之為人奮袂
西行予讀其集竊幸子文有後然予又自慙私念當弱
冠時負不羈妄欲合隨陸絳灌為一人不謂命實不猶
坎坷半生而今老矣題柱無緣執戟言歎今晤將軍因
憶翠屏先生知己之感徒增歎息顧念今世誠有如予
所云文武兼資起祭遵李衛公而下落落千古其卓犖
最著者何人乎將軍勉乎哉

張禹木雪案序

彭禹峰曰知禹木先生者固不以其讞辭也哉禹木通才兼資蔚起江漢當其作賦瀟湘奪屈宋席暨其綰綬赫連廟陳甘壘能已見於天下矣乃吾讀雪案一書知讞辭中又有先生也先生曰此吾旬日間攝行太守事耳慕召杜之芳軌官廷尉之故里仰希淑問未成降典予滋愧矣夫訟獄何言之易嘗讀周官班史刑法志諸書而知庶獄之設禮之窮而兵之變也周官以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制駢突懲毒蠹其後流而爲呂刑漢高入關以三章定法後乃擔撫秦律變爲九章夫聖王豈不念刑之痛而不德哉毋以風流篤厚禁網

疏濶用見刑措之難耳今天下兵革未息刑獄用煩大者原野小者髡鉗鬼薪白粲鉤細毛舉酌以世輕世重之說要亦時會使然一人好生貫索星明歲遣恤刑使者周行天下又大赦頻頒矜宥再三誠不少山甫將明之才以剔釐夫奇請他比之弊不可謂非古先王之遺意也禹木準而行之起已論命肉人死法中凡得九人噫即此可以風天下之治獄者矣夫淳于公逮繫長安有罪當刑漢文帝聞緹縈一言而遂禁肉刑孫卿論刑有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君子以意斷之是蓋未深究夫五聽三宥之說矣夫鬻棺者喜疫酷法者喜周内豈其性然乎業在是也祥刑之

言仁居世之治獄者做雪案行之然後守若
所關多所平反牒御史臺御史臺削牘上當宁大司寇
從而受成錄囚有差一八齋居而決事赭衣掃跡囹圄
空虛禮興而兵息由此其選也則雪案一書誠與周官
班史相表裏是路溫舒之所以懲秦失而鄭昌于定國
諸人再見於今日也世之知禹木者又將不盡於此矣

讀史亭文集卷二

終

聖